

终于，有了竹篱环绕的宅子，小区的墙就是后园的墙，可见宅院之偏，差点甩出盆外。

墙外是苗圃，凿个高于狗洞的后门，园子就无限延伸。站在二楼的露台远眺，苗圃有一个很大的泥塘，浮着一只只白鹅。苗圃外一条灰砖小道，小道外侧是人工河，环箍苗圃，人工河的河泥堆在苗圃里，隆起一堆堆小山岗，八月半煞是好看：明月夜，短松风。陆家嘴的金融高楼群，远在天边，倚天而立，夕阳西下，会泛出闪闪的玻璃光，因为遥远，因为空气，滤去刃的锋芒，只剩下亮度，暖色调，一点也不刺眼，如灯塔：夜半钟声的雾里堤外。

苗圃树木，树杈越密，鸟声越杂、越乱、越嘹亮。尤其窗的西北角，一丛丛，一团团，白日密不透风，黑夜不见星月，炊烟时分，万鸟翔集，枝枝杈杈、重重叠叠，高高低低，一横枝如一条通铺，鸟儿肩并肩立于其上，你挤我，我挨你，叽叽喳喳，争论还是嬉闹？喧嚣乃至嚣张，肆无忌惮。隔着纱窗，我被淹没在满耳聒噪里，拔也拔不出来，夜幕徐徐降下，只剩下星星点点的窟窿，透露天外，万

那时过春节，搗蛋饺是家家户户必做的事。年夜饭上，一只全家福砂锅，煮了这“元宝”是不可能的。每年我都抢着搗蛋饺，不是勤快，而是因为嘴馋。当然整只的蛋饺是不能偷吃的，因为里面的肉馅还半生不熟。但那蛋饺在搗的过程中飘出来的香味实在是太诱人了，我无论如何也抵挡不住。

有一次，我在蛋饺搗到最后时，故意“制造”了“质量事故”，用铲子把蛋饺皮弄破了，让肉馅在勺子里多搗了一些时间，霎时肉蛋的香味愈发浓烈了，直冲而上。这时我就直着喉咙喊，阿姆快来看，迭只蛋饺破了！怎么办啊？听见喊声，母亲跑过来一看，

欢喜与迷乱

程庸

一

看似富丽的色线组合的是明净的空凡历练过了画出的不叫奢华一些齐头尾的流水描，彼此欢喜的表达

莲花坐开西方的最深处那空穴，吸纳了绽放的声音

二

总想进入最灿烂的花园凭借梦呓凭借刻意的叙述追逐树影风雨中，迷乱的词语无法落地

有机风景

李大伟

簌俱寂，只听见风穿林声，忽然叽叽喳喳，鸟巢炸窝了？我总怀疑蛇缘树木而上，惊动了一窝鸟儿？因为推开后园的门，常有蛇坠落檐下，吱溜一扭没入草丛，所以有此猜忌。半夜的鹅突然嘎嘎嘎，估计有人路过河边。想象中，一定昂首阔步，直脖高呼。凌晨，常有鸟的凄厉声，尖锐而遥远，那是雌鸟儿头生蛋，第一胎，痛苦得很。

如此夜境，真不想睡去。

忽然窗外瑟瑟声，近乎盲的蝙蝠撞在纱窗上，扒拉着纱窗，张开双翼两蹼，袒露暗红色的腹与鼠的爪，还有一对豆粒眼，警惕地瞪着，贴着钢丝网上，纹丝不动，像一张《画皮》，此时抽出一卷《聊斋》，属于胆小鬼吐胆，贼老鼠磨牙。

除了冬天，早晨，我喜欢坐在园里，面对园，背倚着墙，旁有一桌，可以会友，可以搁手，可以置壶，泡一杯新茶，必须高杯，而且玻璃，这样可以看片片落叶，七倒八歪，纷纷坠下，撞壁直落，像个醉汉，忍不住拍手欢喜道：倒也，倒也，重返少年，回到《水

板着脸说，怎么会弄破的呀？我说勺子粘底了，母亲见状只得说，快用猪油把勺子再擦一擦，吮没几口了，赶快把它搗完。迭只破蛋饺，快弄弄熟就吃了吧！我听了暗喜，赶紧用筷子把破了的蛋饺夹起来，送进早已满是口水的嘴里，那味道啊，油油的香香的鲜鲜的，比坐在饭桌子前吃，味道不知要好多少倍了。不过这样的计谋也不能多用，这小伎俩使多了，母亲就会取消你搗蛋饺的资格。

除夕前，我们家还有件要做的事就是炒西瓜子，一般都是在小年夜进行。那天下午，先把攒了一个夏天的西瓜子放在糖盐水里浸个一两个小时，然后倒在铁锅里慢慢翻炒。炒西瓜子是个力气活，几锅炒下来，手臂很酸，我们宁愿做其他事情，也不大愿炒瓜子，母亲就实行奖励政策，允许炒瓜子者在煤饼炉子的炉膛下烘一根年糕吃。

雅玩

岁末年初，《海上寻梦》系列音乐会之《草原的歌》专场，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办中。此次上演的草原歌曲，曲目宽泛、涉猎中外。其中，我对阿拉腾奥勒的《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情有独钟。此旋律隽永优美，音乐风格鲜明，语境画面感强烈。百听不厌、久唱不衰。它也是继田歌的《草原之夜》后又一首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编的音乐教材中的中国作品。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采访著名音乐家丁善德的交响乐《长征》的创作过往时，结识了阿拉腾奥勒。那天，他是公差途经上海而抽空专程来看望恩师的。阿拉腾

许》里的菜园子，充当围观小厮，路人甲。

很喜欢孙犁一篇文章的开头：“院子不大，有两棵树”，孙犁先生晚年文章，文字的简约，连带着的庭院也如此干净。因该文章的开头，我的庭院也移植了两棵树，一棵是桂树，另一棵还是桂树，后两句是高仿。

到了秋天，花很细碎，缀满树冠；香很浓郁，溢出来，溢出墙，与对面的园、左右的园拥抱，满园醺醺然，不刺鼻，晚上更醇，霜雾一般。太阳一出，淡了，散了，依稀仿佛之间。

相比之下，梅花的暗香袭人，有点悄悄然的感觉。桂花的香气像地中海的阳光，扑面而来，明晃晃。

桂花的香，很俗，像个村姑叫小芳，欢眉大眼。梅花香则有点狐仙脸，冬天，玻璃窗内，嗅不到，站在树下嗅，有点“憋搭搭”。

自从有了私家院，我更喜欢了秋天，入夜，终于从俗世的敷衍里脱身归来，推门而入，先在檐下坐坐，推门而入，先在檐下坐坐，喝口热茶，墙角虫声，桂香袭人，满园的桂花香，熏熏然，香里掺杂些甜。偶尔也在亭亭如盖的桂树下坐下喝茶，一阵风，摇落几粒桂花，落在肩上，飘在杯里，夜深了，有些凉了，起身想起一残句：“拂了一身

有一年，我经不住烘年糕香味的吸引，自告奋勇承担了炒瓜子任务。瓜子下锅后，我的心全在炉膛里的那根年糕上，当年糕烘软后，香味飘了上来，我顾不得烫，赶忙用手拿出年糕，放在两只手掌上来回翻动，并不断拍着上

喜出“洋相”

任炽越

面的煤灰，然后就塞进嘴里，迫不及待地咬了起来。

没咬了几口，嘴巴四周，全沾上了星星点点的焦黑。几位姐妹看到后，笑得直不起腰，说小弟生胡子啦！我赶忙用袖口去擦，谁知越擦越黑，搞得额上耳边全是黑糊糊的一片，姐姐们笑得更凶了。这时母亲见状，忙绞了一把热毛巾，按住我的头，帮我擦去脸上的煤灰，并嗔怪道，真是个饿死鬼投胎，前世没有吃过啊？！依不能弄弄清爽再吃呵！我嘴里塞着



还满”。

秋天，树叶枯了，颜色淡了，叶面也皱了，蜡笔画一张，有了裂纹筋脉，或可占卜的龟裂？斑驳色块，有些沧桑，就像邱岳峰的烟酒嗓子，干疮百孔，焕发出一脸的人间苍茫。

书桌的窗外，围着与世隔绝的篱笆短墙，依着自己的想象，布置些花卉，坐于其间，隐于草木间，鸟语花香，便是神仙。这样的生活，没有世俗污染，享受有机生活。

我的南墙，一直想挂

一排木制对联，内容是古人的，心情是自己的：

读书取正 读易取变 读骚取幽 读庄取达 读汉文取坚

与菊同野 与梅同疏 与莲同洁 与兰同芳 与海棠同韵

古人有云：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我的后园反其道而行之，同样一片天地，园外是江湖：浊，如澡堂。篱内清，“风可以进，雨可以进，国王不可以进”，自己的天地，未被污染，我谓之“有机风景”。



是太开心了。

现在看来，春节里那些与吃有关的事，表面上似是为了吃，满足美味与肠胃的需要，但仔细想想，不也是在享受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吗？那用小伎俩“骗”来的蛋饺，那自己烘焙的年糕，那用小鞭炮易得的糖果、蜜饯，不都是小小年纪，用自己的“劳动”获取的成果吗？尽管这些个微成果，在大人们看来是微不足道的。

我是大力士

任溶溶

住地。这车东西是很重的。电影方的挡车人是著名电影演员张伐，而我们出版方的挡车人是我。我和张伐就是两个大力士。我个子很小，竟是一个大力士！

草原歌声在荡漾

李定国

去天津音乐学院继续深造。上海市工人文化宫曾经专门组织了为期半年的作曲学习班，每周两堂课，教材是现编的，教师都是上海乃至中国顶尖的作曲大家。其中，丁善德教配器，桑桐教曲式，施咏康教和声，陈明志教复调，瞿维、朱践耳、陈钢等也参与教学。这样的教师阵容，在中国音乐教育史上是少见的。学员都来自本市区、县的文化宫、馆及大型国企的业余创作者。也有部分全国各地慕名前来学习的专业作曲

自古“春节”总是最轻松欢乐的时节。《红楼梦》时代，春节学堂放假，女眷们也不做针黹，有的是大把时间。男女老少，总爱掷骰子、赶围棋、玩牌戏，打发光阴。像《醒世姻缘传》里，晁家少爷和如夫人玩牌，丫鬟媳妇还在旁边做军师。

只是这一年，元春省亲成了贾府的重头戏，人人悬着一颗心，其他的庆祝活动，都要往后排，直到元春回宫，才松弛下来。贾珍大摆酒宴，请了贾琏、薛蝌、贾宝玉等，欢聚一堂。宁国府演起《丁郎认父》、《孙行者大闹天宫》、《姜子牙斩将封神》等七腔戏，锣鼓喧天，热闹非凡，也许是弥补被省亲耽误的享乐，也许是因为宫里有了靠山，要炫耀一番。

七腔戏高亢阔朗，被士大夫阶层厌弃。宝玉生性喜聚不喜散，也不喜欢热闹戏，嫌它们繁华不堪。刘廷玑和宝玉一样爱杂学旁收，曾考证说，弋阳腔本是独唱戏，念白比昆腔多一些，后来才变成“哟哟啰啰”的大合唱，演变成梆子腔、乱弹腔、啰啰腔等，愈趋愈卑，最后笔锋一转，说昆曲才是正音，似乎在惋惜弋阳腔转攻“下沉市场”。

礼亲王昭槤，提到弋阳腔，满满的嫌恶：“其铙钹喧阗，唱口嚣杂，实难供雅人之耳目”。乾隆的弟弟弘昼，在皇亲贵族中，一直是个异类，他对七腔的迷恋，也被视作狂悖不羁的“例证”。

宝玉在席上略坐，便到处溜达。在众人眼里，他本是最闲暇的，成立诗社时，每个人要起个诗号，宝钗开玩笑，要叫他“无事忙”，外人眼中，宝玉是无事瞎忙，但在他本人看来，忙的却是发自本心的追求，都是要紧事。他见众人凑热闹去了，想起一个小书房里，有一幅栩栩如生的美人画，生怕美人寂寞，便要去望慰一番。

没想到，到了窗前，竟听到声音，他以为美人活了过来，惊吓之余，舔破窗纸往里看，谁想，是他的贴身小厮茗烟，和宁国府的一个丫鬟幽会。这段描述，似曾相识，《金瓶梅》里，西门庆去世后，树倒猢猯散，吴月娘过生日，叫丫鬟，没人应，却撞破自己丫鬟和小厮的“好事”。吴月娘偏袒丫鬟，想要息事宁人，干脆让两人成婚。

而贾府此时如日中天，宝玉的处理方式也大为不同，他一脚踹进门去，教训两人：“青天白日，这是怎么说。珍大爷知道，你是死是活？”虽然严肃，但也透着关心。他让丫鬟快走，答应为两人保密，又问茗烟，丫鬟几岁了？见茗烟并不清楚，宝玉叹气：连她的岁数也不问，别的自然越发不知了。可见她白认得了。可怜，可怜！

古人保守，除非至亲，男女很少知道彼此年龄。休说《红楼梦》里的贵族世家，即便《金瓶梅》里的市井中人，男子问女子年龄，也是事出有因。一是考虑缔结婚姻，比如西门庆和孟玉楼相亲时，两人一见钟情，互问年龄，也算是一种信号。西门庆发展婚外情，遇到特别中意的对象，也会问年龄，交换信息，显得更为亲密。此外，请了女乐唱曲，为了破冰，客套一下，也会问。只有询问妓女年龄，是为了要判断对方的身价行情，是一种毫无人情味的物化。

宝玉作为主人，作为真正的情种，感慨茗烟轻率薄情。他曾和袭人偷试云雨，但行为依然天真童稚。《金瓶梅》里，偷窥私情的熟男熟女，比比皆是，李瓶儿的丫鬟，曾用簪子戳破窗户纸，窥觑女主人和西门庆；周守备的亲随，巡夜听见书房里传来女声，慢慢走来窗下窃听。兰陵笑笑生写尽人的私欲和隐秘，他笔下的男女情事，也因为旁人兴奋的窥视，多了一种视角，有了透视一般的层次感。而宝玉的“非礼而视”，却是误以为画上美人有了生命。人类的原始冲动，无法被森严的府邸戒律抑制，由于宝玉的介入，更添了清新的少年感。



七夕会

腾奥勒 犹如又回到了如诗如画的美丽草原，心绪久久不平。

但如获至宝的阿拉腾奥勒，并没马上谱曲，而是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在他第二次去上海进修的一天，他在琴房练琴时，突然灵感闪现、乐思滚滚。主题音乐的突如其来，使他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荡。就这样，这首以内蒙古民间音乐元素为基调，用最朴实、真挚的音乐语言来表达的新作，一气呵成。来自阿拉腾奥勒心灵深处的美妙旋律，经德玛演唱后，不胫而走，唱遍草原家乡和祖国大地。

翌年春节，在北京的阿拉腾奥勒新交词作家火花。在其创作的一叠歌词中发现了令他兴奋不已的一首佳作《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看到此作，阿拉



微观红楼梦

贾宝玉的新年

戴萦象